

# 從耶路撒冷會議到尼西亞大公會議

高夏芳

活於今日社會，開會已成了我們日常生活理所當然的一部份。有大大小小、長長短短、層次不同、性質不同、氣氛不同的會議。有些是聯誼性的、有交際性、商議性、諮詢性、研討性、辯論性、決策性的；有的嚴肅緊要，一會定江山；有的會終人散，各走各路；有的輕鬆自然，有的沉悶難當。有時開會能增進共融，群策群力；有時同桌共聚，各自修行；有時更充滿火藥味，各人步步為營，會場如戰場；也有時紊亂無章，東拉西扯，會場如市場。

在教會團體內會議的形式、種類、頻率都與時俱增。今年教會記念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圓滿結束四十年，這會議被形容為一個新的五旬節，在聖神帶領下使教會面目一新，活力充沛，我們試問：這些教會的會議在聖經中有沒有先例及典範？

## 1. 聖經中的會議

無論在舊約以色列民或新約初期教會的生活運作中，天主都不愛領袖們獨裁管治，喜歡讓他們團隊合作，互相策勵，共負責任。早在梅瑟時代，天主便叫他在以色列民中召選七十個「民間的老前輩和會辦事的人」與他一起「分擔管理人民的重擔」（戶 11:16-17）。這重擔不只落在領導層身上。全體子民都要參與，梅瑟說：「巴不得上主的子民都成先知，上主將自己的精神貫注在他們身上！」（戶 11:29）。

要合作，要把各人的神恩匯聚，就少不免要開會。在以色列民歷史中，不同時代都有民間集會或領導層的議會出現，在一人當政的君王期也不例外。

耶穌沒有正式地與他的門徒們開會商議；不過他也不時諮詢他們的意見，鼓勵他們採取立場，問他們：「你們以為怎樣？」（瑪 17：25；18：12；21：18），門徒們傳教回來，耶穌讓他們彼此談論，熱烈地分享經驗（參閱路 10：17-20）。最耐人尋味的是他在受難前聚集了門徒，不為商討，而為示愛；語重心長地給他們留下臨別贈言；透過為他們洗腳留下謙遜服務的榜樣。在晚餐中將自己獻出，作為他們的永生之糧，救恩的保證。

教會初起步時，按《宗徒大事錄》的記載，門徒們聚集的情況不少。其實，聖神的降福，教會的誕生，就是在一個祈禱聚會中。那時，十一門徒，耶穌的母親瑪利亞，及一些其他的兄弟姊妹，共聚一堂「同心合意地專務祈禱」（宗 1：14）。

除了頻頻出現的祈禱聚會，及共融性、分享性的會合以外，商議性及決策性的會議也不乏。比如耶穌升天後，不久，門徒們便開會選擇一人來取替猶達斯，「當時在一起的眾人大約共有一百二十名」（宗 1：15）。伯多祿是會議主席，他陳述會議的目的，指出揀選新宗徒的理由，也給大家一些揀選的原則。品格才能固然重要，但為這獨一無二的職責，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是曾跟隨耶穌，耳聞目睹耶穌的生平教誨，能同其他宗徒們「一起作他復活的見證人」（宗 1：22）。開會的結果是：他們揀選了瑪弟亞。

後來教會漸漸擴展，很多人皈依基督，其中操希臘文、受希臘化薰陶的猶太人愈來愈多，他們與那些傳統猶太人雖然在血統上無分別，但在思想模式、語言、文化背景各方面都有差異。這兩個組別的和諧共處，並非理所當然，小小的磨擦，都能製造紛爭。路加記載當時希臘化的猶太人抱怨不滿，因為在分配慈善物資上，他們覺得被疏忽了。這事本身不太嚴重，但宗徒們都清楚鑑別，知道就算是小事，若處理得不好或有所延誤，都可能變成不和的導火線。況且耶穌的精神以愛為中心，現在偏偏在行愛德時積怨，這事萬萬不能待以輕心。於是十二宗徒召集眾門徒開會，會議上他們不單討論這件事本身，更深入分析當時教會的新境況。信徒增多了，事務也隨之而增，宗徒們不能全面應付，故要衡量優先。「讓我們放棄天主的聖言，而操管飲食，實在不相宜」(宗 6:2)。他們以祈禱及服役聖道為首要，其他職務可讓別人負責。會議的結果是：開創一項新職務，即後來的執事之職。

## 2. 耶路撒冷會議——大公會議的楷模

《宗徒大事錄》還記載了一次更隆重，更有規模，更決定性，更影響深遠的會議，就是大公會議的前身及典範——耶路撒冷會議。約在公元五十年，教會已有廿餘年歷史，在羅馬帝國各地已建立了不少團體。可是，隨着教會的成長及發展，問題與挑戰也相應而生，其中一個最具爭議性及最急需解決的問題是有關外邦人若皈依基督，應否先接受猶太的割損禮，才接受基督徒的洗禮。保祿及他的安提約基雅團體認為不需要，因為基督的救恩是普世性的，不局限於猶太民族，毋需先皈依猶太的傳統、法律，然後才可皈依基督，加入教會；一些

傳統守舊的猶太基督徒卻認為必須這樣。這問題關係重大，不但涉及禮儀及牧民，更與信仰及教義有關，應從詳研究，小心辨別；需要聖神的特別指點，也需要多元性思考，凝聚集體智慧，群策群力。

這次在耶路撒冷舉行的會議頗具組織。也頗具代表性（參閱宗 15）。參與者有宗徒和他們的首領伯多祿，有耶路撒冷的長老們及他們的首領雅各伯，也有保祿及巴爾納伯等傳教士。各人按自己的身份、職務、神恩及見解發言，討論得很活潑仔細。伯多祿言出肺腑，肯定天主的救恩，不分種族、文化，分施給普世眾人。他也引出自己在科爾乃略家宣講福音的經驗，他深信也賜聖神給那些接受基督的外邦人。「洞察人心的天主已為他們作了証；因為賜給了他們聖神，如同賜給了我們一樣，在我們和他們中間沒有什麼區別，因他們的信德淨化了他們的心」（宗 15：8-9）。保祿及巴爾納伯描寫他們在各地方教會所觀察到的，反影教會實況及教友們的信仰意識，他們敘述天主如何在他們身上行事，使他們的傳教工作順利發展，外邦人又如何樂意接受福音。這些事實加強了伯多祿的論証。雅各伯更引經據典，引証先知之言，從聖經中找出根據，來肯定從經驗中悟出的道理。結果，大家都有共識；接受基督，成為基督徒，不需要透過猶太傳統的媒介。

肯定了這信念後，會議進一步定了一些條例：不要求外邦人接受割損禮，不過也要他們滿全一些表示誠心皈依的條件，比如棄絕邪神。整個會議的決定被寫成公函，被帶到各教會，讓所有基督徒都有共同信念、共同意識。這決定的引子很有意義：「因為聖神和我們決定...」（宗 15：28）。會議中各人都深信並確實體驗到聖神在他們中間，領導他們彼此交流，共同商議，也指引他們作深思熟慮的決定，有共識地邁向將來。

這次在耶路撒冷舉行的會議，可說是以後教會在不同時代、不同地方、不同情況下召開的大公會議的雛型，奠定了在教會內共同建設的神學基礎。在基督奧體內「各人按所受的恩寵」（羅 12：6）為福音服役，為救恩的擴展而效勞。

### 3. 尼西亞大公會議——宗徒時代之後的第一次大公會議

從耶路撒冷會議到尼西亞大公會議中間相隔約三世紀，在這近三百個春秋中，教會經歷了不少風雨，最大的轉變，是由與時俱增的迫害及教難至獲得宗教自由。君士坦丁大帝使基督宗教合法化，讓教會能享太平，並自由發展，這為教會當然有利，使之蓬勃興盛，信徒日增，不過利中有弊，教會因得君王寵幸，漸漸有錢、有權、有勢、有俗化的危機，在教難時期的嚴謹已可放鬆，那種律已嚴的審慎，那種全心依賴上主的熱忱，那種磨鍊出來的堅毅都隨着淡化。所以在教會內部，在基督徒生活操守方面有很多陰影，無怪當時隱修生活大盛，有志之士為保持基督徒生活的真純，拋棄財物權勢，渡貧窮、祈禱、隱居的生活。

還有一個當時的大問題就是有關信仰的正確。基督徒一直深信耶穌基督是天主子，為救贖人類降生成人，這信念一直透過宣講，透過見証來傳遞。除着時間的過去，也隨着文化的挑戰，基督徒要漸漸把敘述化成理論，把宣講（*kerygma*）化成教義（*dogma*）。基督徒確認天主子與父同是天主，只這樣他才可以救贖人類，但如何向奉唯一神的猶太人解釋？又怎樣使有多神傳統的希臘人了解？柏拉圖學者可問：絕對超越的神怎可降生，進入這物質的世界，直接介入人類歷史？斯多亞學者也可以問：物質又怎能承受神的介入？一定要找出一個合

理的方法，去表明耶穌基督——降生成人的天主子——不是天主父，卻與父在天主性上同等。在研究這問題時，不免會出現錯誤，演變成異端，如幻影論（docetism）認為耶穌不是真人，他的肉軀只是幻影，使人弄假成真；義子論（adoptionism）否認耶穌是真天主子，他只是被提昇成為天主的義子；形式論（modalism）認為天主只有一位，以父、子、神不同方式顯示自己；還有玄識學（gnosticism）各種複雜的理論。這些異端都以一種哲學為準則，將信仰插入這大框框裏，有衝突時就要信仰讓步，削足就履。教會最初數世紀大部份異端都圍繞着聖三及耶穌基督這兩個信仰重點及奧蹟。

第四世紀初，天主父與子的關係成為熱門話題及眾人輿論中心，不但在知識份子群中，甚至在平民百姓之間，亦議論紛紛。有說子遜於父，有說子與父同等，同為一個天主。極力支持子遜於父的是一位名亞略的司鐸，他生於利比亞，後來在亞力山大里亞晉鐸，約在 320 年，他開始在這個當時是羅馬帝國文化中心城市宣揚他的理論。他認為「子不是自有的，父卻是自有；父無始，子有始；子是父從無創造出來的，他的存在在一切受造物之先，源於父的決定」。正因子是父所創造，「他的性質也遜於父，他是可變的」。為亞略無始的天主只可有一個，子被放在受造物的層面上，因為除了父是唯一天主外，一切存在物都是受造的。唯一、絕對、無始的天主不可把自己的天主性與其他受造物分享。總之，耶穌的天主性被否定，亞略還引經據典，從聖經中抽出不少章節，去支持他的論調，比如箴言中談及智慧的那段：「上主自始即拿我作他行動的起始，作他作為的開端...」被視為子是父的第一個受造物的証據。還有從耶穌口中亞略也找到不少例証。說明耶穌自認遜於父（若 1:12, 11:33, 39; 14:28; 谷 10:18; 13:32）。

亞略的學說立即遭到亞力山大里亞的主教亞力山大劇烈反駁，被斥為異端，但在安提約基雅及整個敘利亞卻有不少主教支持亞略。這原本是教理上的的辯論很快便滲有政治的因素，令潛服的不和及猜忌乘機發洩，變成希臘教會與小亞細亞教會的衝突及紛爭。

有觀及此，君士坦丁大帝恐怕這紛爭擴展延續，危害教會及帝國的合一，遂在尼西亞，東羅馬帝國首都尼哥美地亞附近的城市，召開後來被視為第一屆的大公會議。會議日期是公元三二五年五月，共有約三百位主教參與，大部份來自東方教會。西方教會因路途遙遠，對問題沒有迫切感及其他原因，只有五位主教應邀，羅馬主教缺席。除了主教外，也有一些顧問或神學專家列席，比如亞力山大里亞的主教就帶了當時還是執事的亞納削與會，這位年青的神學家在會議中提供了不少寶貴意見，他後來繼任成亞力山大里亞的主教，畢生致力維護信仰真理，是一位傑出的教父，有「教會護衛者」之稱。

尼西亞大公會議，正如以後六次大公會議，都是由皇帝召開，這反映出教會第四世紀以後的一段歷史，政教關係都很複雜，混淆不清，君士坦丁並非刻意攬權，干預教會內政，而是出於他的自我意識，認為君王在釐定信仰真理上也有責任出力，同時他覺得應該在教會內保持和平合一，消除紛爭，教會的合一與帝國的統一息息相關，而當時教會亦接受他的想法，尤其是凱撒肋雅的歐瑟伯主教，第一本教會歷史的作者，對君士坦丁仰慕嘉許，認為理想的政教關係本應如是。君士坦丁不但召開了尼西亞大公會議，還全場出席，確保一切運作順利。

這第一次的大公會議沒有留下官式的記錄，我們只可從幾位參與

者的個人記錄或書信中得知一二，比如從安提約基雅的歐達則奧，亞力山大里亞的亞大納削及凱撒肋雅의歐瑟伯的著作中，都有一些有關資料。這次大公會議最重要的結果是排斥亞略異端，及撰寫濃縮教會信仰條文的「信經」。這篇尼西亞信經後來在三八一年君士坦丁堡大公會經稍作修訂後便成為教會一直在主日感恩祭誦念的信經。

在信經中有很多點，直接針對及糾正亞略的錯謬。說及耶穌，天主子與父的關係，信經明認「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聖父所生，而非聖父所造」，這句清楚指正亞略肯定的：子非來自父的天主性，他是由父所造。信經還加上子「與聖父同性同體」，這一句是整個尼西亞大公會議的關鍵，指明子與父有同一屬性（希臘文：homoousios，拉丁文：consubstantialis）。這詞語及概念並非來自聖經，而是來自希臘哲學。這詞本身很清晰，但大公會議結束後數十年在教會內因此而發生很多誤解，錯解，紛亂爭執再起。不過至少在尼西亞大公會議結束時，幾乎全部主教簽署贊同，大家都感覺這場風波始終平息了，棘手的問題也大致解決了。

除了這主要的教理問題外，尼西亞大公會議也討論了有關復活慶日的問題，與會的主教得到共識，基督徒的復活節不應定在猶太人的逾越節上，而是在猶太人的尼散月十四日後的主日，即春分後第一次月圓之後的主日舉行。

#### 4. 結語

從耶路撒冷會議到尼西亞大公會議，這是教會在歷史中前進的第一段路，以後問題會愈來愈多，困難會愈來愈嚴重；生活上的錯誤、



信仰上的異端、人性軟弱醜陋的表現不會缺少，教會亦會繼續開會。願在聖神的帶領下，教會各層面能在開會經驗，開會智慧上長進，勇於接受挑戰，敏於吸取各方意見，堅於決策，毅於推行。